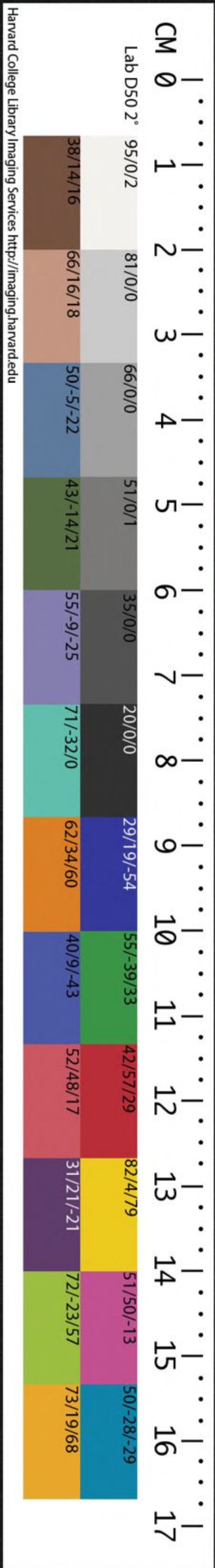


T2516/7928(15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152



卷之三
庚午年
百五十一

史緯卷三百十一

金史十六

列傳

逆臣

秉德皇統八年拜平章政事，廷議欲徙遼陽、渤海人屯燕南，秉德及左司郎中三合主其事。近侍高壽星在從中，壽星訴於悼后，后以白帝。帝怒，杖秉德而殺三合。時悼后干政而繼嗣未立，帝無聊，醉後屢殺宗室，搆大臣。秉德懷忿，與唐括辨、烏帶等謀廢立。烏帶以告海陵。皇統九年十二月九日，遂與唐括辨、烏帶、烏土、阿里忽出，大興國。李老僧、僕幹、忽土、特廝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弒熙宗於寢殿，秉德位在海陵上，被杖怨望。海陵因之以爲亂，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已弒熙宗，未有所屬，忽土奉海陵坐，秉德等乃拜稱萬歲，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海陵既立，以秉德爲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封蕭王，賜鐵券，久之爲烏帶所譖，出領行臺尚書省事。時秉德方在告，亟召之，限十日內發行。海陵欲除太宗諸子，并除秉德，烏帶因言：「昨來秉德於宗本家飲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類趙太祖，秉德偃仰笑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嘗指斥主上，語不順。」及秉德與宗本相別時，指斥尤甚，且謂曆數有歸，秉德招刑部侍郎漫獨曰：「已前曾說那公事，頗記憶否？」漫獨曰：「不存性命。」

事何可對衆便說，逆狀甚明。海陵遣使就行臺殺秉德，并弟持里紮里及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又殺前行臺叅知政事烏林答贊謀及其子，贊謀不肯跪立而縊殺之。

唐括辨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爲駙馬都尉，叅知政事，與右丞相秉德及海陵謀廢立，旦夕聚議，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熙宗。召辨責而杖之，自是謀益甚。十二月九日，公主爲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海陵秉德等會於辯家，至夜，辯等以刀藏衣下，相隨入宮門者，以辯駙馬不疑，至殿門，直宿護衛覺之，辯舉刀呵之，使無動。既弒熙宗，立海陵，辯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封王，賜鐵券，進左丞相。初，辯與海陵謀逆，言其家奴

多可用者及行弒之夕會於辯家待興國出宮辯設饌衆皆
恇懼不能食辯獨飽食自若海陵忌之及卽位與辯觀太祖
畫像海陵曰眼與爾相似辯色動海陵亦色動由是益疑辯
及蕭裕謀致宗本罪并言辯與宗本謀反遂殺之
烏帶左丞相阿魯補子也官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不常大
臣危懼右丞相秉德左丞唐括辯謀廢立烏帶以告海陵遂
與其弒熙宗海陵卽位烏帶爲平章政事封許國王賜鐵券
烏帶妻唐括氏淫泆舊與海陵通又私其家奴闌乞兒秉德
嘗對熙宗斥其事烏帶銜之海陵有疾少間烏帶誣秉德言
主上數日不視朝若有不諱誰當繼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

德曰嬰兒豈能勝大任必也葛王乎海陵殺秉德以秉德下
戶謀克及人口家產盡賜之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居數月
烏帶早朝天陰將雨意海陵不視朝先出百官皆隨之去已
而海陵御殿知烏帶率百官出朝惡之出爲崇義軍節度使
後海陵思慕唐括氏容色因其侍婢來候起居海陵許立爲
后使殺烏帶封唐括氏爲貴妃
大興國事熙宗爲寢殿小底最見親信未嘗去左右逮夜熙
宗就寢興國每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主者卽付之聽其出入
以爲常皇統九年海陵生日熙宗使興國以珍玩賜海陵悼
后亦以物附賜熙宗不悅杖興國一百海陵謀弒意得興國

史紀 卷三百一
三
迺可伺間入宮度興國被杖必怨望可乘此說之乃因李老
僧結興國既知可與謀召至臥內欲與同宿若意有所屬者
興國固辭不敢曰卽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無故殺
常勝又殺皇后乃以常勝家產賜阿楞既又殺阿楞遂以賜
我我淡以爲憂奈何興國曰是固可慮海陵曰朝臣旦夕危
懼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賜物君遂被杖我亦見
疑主上嘗言會須殺君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舉
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謀議已定爾以爲如何興國曰如大王
言事不可緩也乃約十二月九日夜起事興國取符鑰開門
矯詔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嘗置佩刀於御

榻上興國先取投榻下及亂作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弑海
陵既立以興國爲廣寧尹賜奴婢百口犀玉帶錢絹馬牛鐵
券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賜金銀珠玉授武寧節度使改河
間尹世宗卽位廢於家凡海陵所賜皆奪之及海陵降爲庶
人詔曰大典國與海陵同謀弑逆逋誅至今爲幸多矣磔於
思陵之側快人

徒單阿里出虎懿州人父拔改興中尹與宗幹世爲姻家阿
里出虎與僕散忽土俱爲護衛十人長海陵將弑熙宗欲得
二人爲內應許以女妻阿里出虎子以逆謀告之阿里出虎
素凶暴聞之喜甚曰阿家此言何晚邪廢立之事乃男子所

爲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家今日之謀我素志也十二月九日阿里出虎與忽土直禁中海陵以其夜入宮至寢殿阿里出虎先進亦忽土次之熙宗頓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海陵既立以阿里出虎爲右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受鐵券子木斯刺尚榮國公主加昭毅大將軍駙馬都尉天德二年爲太原尹封王阿里出虎自謂有佐立功凶狠益甚奴視僚屬少忤其意輒筆辱無所忌嘗問休咎於卜者高鼎復以鼎所占問張王乞王乞謂當有天命阿里出虎喜以告鼎鼎上變阿里出虎伏誅并殺其妻及王乞使木斯刺焚其屍投之水中

僕散忽土上京人本微賤宗翰嘗周恤之擢宿衛十人長海陵謀逆以忽土出自其家有恩欲使爲內應謂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泄於人未敢也忽土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國王死不敢辭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廢立事必得君爲助乃可忽土許之十二月九日忽土直宿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履聲叱之衆却立不敢動忽土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而入既弑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遂奉海陵坐衆稱萬歲召曹國王宗敏至使忽土殺之既卽位忽土爲左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鐵券轉都點檢封王拜樞密使進

右丞相太尉海陵至汴京賜忽土第一區隣徒單太后寧德宮忽土時時入見太后契丹撒八反海陵命忽土與蕭懷忠蕭秃刺北伐忽土入辭太后與語久之海陵疑與太后有異謀使樞密副使白彥敬討撒八召忽土還遣其子忽殺虎乘傳逆之至則戮於市忽土臨刑繩枚窒口不能言但舉首視天日而已遂族之并誅蕭懷忠蕭秃刺蕭贖家世宗謂宰臣曰海陵遣僕散忽土蕭秃刺蕭懷忠追撒八不及皆坐誅夷其族虐之甚也平章政事襄曰是時臣在軍中忽土贖有精甲一萬三千有餘賊軍雖多皆脅從之人以氈紙爲甲易與也忽土等恒懼遷延賊乃遁去上曰審如是誅之可也

徒單貞婆盧火子也貞娶海陵女弟與海陵弒熙宗海陵封貞妻平陽長公主貞爲駙馬都尉殿前都點檢封王兼大興尹居二年海陵召貞勗之曰汝近日怠忽縱有罪樹私恩凡人富貴而驕皆死徵也汝若不制汝心將無所不至賜之死復何辭貞號泣而已解點檢爲大興尹逾月復爲都點檢遷樞密副使海陵將伐宋詔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六年正月立春節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爽金吾上將軍阿速飲於貞第海陵使周福兒賜土牛至貞第見之以告海陵召貞責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地請罪海陵曰魏武帝軍行令曰犯麥者死已而所乘馬入麥

中乃割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罪以示信，朕爲天下主，法不能行於貴近乎？朕念慈憲太后子四人，惟朕與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京等各杖一百。降貞爲安武軍節度使，京等皆坐貶。無何，拜貞御史大夫，爲左監軍，從伐宋。至揚州，海陵死，見世宗於中都，詔以貞女爲皇太子妃。除貞咸平尹，貞貪汙不法，累贓鉅萬。世宗使大理卿李昌圖鞠之，貞引伏，徵其贓還主，詔先還以官錢，而令貞納官。凡還主贓，皆準此例。降貞爲博州防禦使，遷震武節度使。初，與弒熙宗凡九人，海陵以暴虐自斃，秉德辯忽土阿里出虎，以忌見殺，帶以妻殞。老僧以反誅，惟貞與興國尚在。貞雖

小人不悛
如此

以世姻籍恩寵，而世宗終不以私恩曲庇。久之，詔誅貞及其妻子，而宥其諸孫。興國亦伏誅，皇統逆黨盡矣。章宗卽位，尊母皇太子妃爲皇太后，贈貞太師，廣平郡王。貞妻梁國公主，李老僧舊爲將軍司書吏，與大興國有親，素相厚。海陵秉政，興國屬諸海陵，海陵以爲省令史，及將舉事，使老僧結興國。興國遂取符鑰，納海陵入宮，行弒逆。海陵以老僧爲同知廣寧尹事，賜錢絹馬牛。海陵惡韓王亨，將殺之，求其罪不可得，乃以亨爲廣寧尹，使老僧伺察之，構致其罪。亨喜博，常與老僧博，待之甚厚。老僧不忍致亨死，久之，海陵使小底訛論促老僧，老僧乃使亨家奴六斤誣亨殺之。海陵以老僧遲回降

易州刺史大興二年與兵部尚書可喜謀反誅論曰書云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金人所謂寢殿小底猶周之綴衣所謂護衛猶周之虎賁也則皆群僕侍御之臣矣海陵弑逆而大興國忽土阿里出虎爲之扼擊皆出於小底護衛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熙宗與近侍飲酒會夜稽古殿火上欲往視都點檢辭不失引帝裾止之曰臣在此陛下何患願無親往熙宗怒杖而出之已而思其忠復召用之海陵與唐括辯時時屏人私語護衛特思察其非常海陵擠而殺之皇統末年羣臣解體僕御之中無如辭不失特思者而羣姦竊發嗚呼有國家者先後

禦侮之臣豈可少哉

完顏元宜本姓耶律氏便騎射善擊毬轉符寶郎海陵篡立爲兵部尚書海陵伐宋領神武軍都總管以大名路騎兵萬餘益之前鋒渡淮拔昭關遇宋兵萬餘於柘臯力戰却之至和州宋兵十萬來拒元宜麾軍力戰抵暮而罷宋人乘夜襲營元宜擊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斬首數萬領浙西路都統制使佩金牌督諸軍渡江時世宗卽位於遼陽軍中多懷去就海陵軍令慘急亟欲渡江衆謀逃歸決計於元宜猛安唐括烏野日前阻淮渡皆成擒矣凡聞遼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兵北還元宜曰待王祥至謀之王祥元宜子

為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別軍元宜使人密召王祥既至約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元宜欺其眾曰有令爾輩皆去馬詰旦渡江眾懼乃以舉事告之皆許諾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徒單守素猛安唐括烏野謀克幹盧係婁薛溫都長壽等率眾犯御營海陵聞亂以為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海陵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忽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亦之手足猶動遂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王祥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海陵尸焚之遂收尚書右丞李通浙西

世宗不錄
元宜欺其眾
之大者

路副統制郭安國監軍徒單永年近侍局使梁琬副使大慶山殺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殺皇太子光英於南京大軍北還大定二年入見拜御史大夫詔曰高楨為御史大夫號為正直頗涉煩碎臣下衣冠不正亦被糾舉職事有大於此者爾宜勉之進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帶甲第一區罷為東京留守致仕卒上遣使致祭賻贈甚厚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擬納合幹魯補除授上曰此人首弑海陵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復加官使十八年扎里海言今弑海陵者以為有功賞以高爵非所以勸事君也宜削奪以為人臣之戒臣在當時亦與其黨如正名定罪請自臣始上曰

平章政事
亦不小

扎里海自請其罪以勸事君此亦人之所難遂以扎里海充
趙王府祇候郎君論曰春秋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曰
齊人弑其君商人嗟乎弑舍者商人弑商人者耶歎闖職與
海陵弑熙宗完顏元宜弑海陵一也商人之弑耶歎闖職出
奔海陵之弑元宜歸於世宗夫耶闖賤役元宜都將也握君
之親兵窺利以弑之其罪豈容誅乎世宗僅不大用之而已
扎里海猶殺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殺人未聞准首免罪而又
予賞者也况弑逆乎後五十三年復有胡沙虎之事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阿疎裔孫也遷拱衛直指使明
昌四年出使過阻居監酒官移刺係飲以酒酒味薄執中

毆傷移刺係詔的決五十遷右副點檢肆傲不奉職降肇州
防禦使承安二年簽樞密院事從左丞相襄出征執中不欲
行奏曰臣與襄有隙且殺臣矣上怒其不遜下有司赦為永
定軍節度使坐奪部軍馬解職泰和元年知大興府事詔契
丹人立功官賞恩同女直人執中格詔不下上責之曰汝雖
意在防閑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復生事也御史中丞
孟鑄奏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怙惡不悛既蒙
恩貸轉生跋扈如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已俸破魏廷實
家發其冢墓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毆詈同僚擅令停職不稱
京尹之任乞行罪黜改武衛軍都指揮使六年伐宋執中為

定海軍節度使駐金城朐山。宋兵犯金城，執中遣巡檢使用奴與謀克三合，合擊大敗之。殺宋統領李濬，執中率兵二萬出清口。宋以步騎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相持累日。執中以舟兵搏戰，遣副統移刺古與涅率精騎四千自下流徑渡。宋兵望騎兵登南岸，水陸俱潰，追斬及溺死者甚衆。盡獲其戰艦，遂克淮陰，進圍楚州。遷元帥左監軍，執中縱兵虜掠。上聞之，杖其經歷官阿里不孫。大安元年，爲西京留守，與元兵戰於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遯，衆遂潰。行次蔚州，擅取官庫銀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私人入紫荆關，杖殺涑水。令朝廷皆不問。至中都，遷右副元帥，權尚書左丞，執

中益無所忌憚，請步騎二萬屯宣德州，與之三千，令駐媯川。崇慶元年，執中乞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元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朝廷惡之，下有司控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明年復召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曰：胡沙虎端逞私意，不循公道。茂省部以示強梁，媚近臣以求稱譽，訛法行事，枉害平民。行院山西不戰先退，擅取官物，杖殺縣令，屯駐媯川，乞移內地。其謀略槩可見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後効，不亦難乎？才有可取，雖在微賤，皆當擢用，何必老舊始能立功？將帥之用，安危所係，惟朝廷加察，丞相徒單鎰亦以爲不可用，叅知政事

瑋奏其奸惡乃止。執中善結近倖，交口稱譽，詔給畱守半俸。預議軍事，行信復諫，上終以執中爲可用，賜金牌權右副元帥，將武衛軍五千人屯中都城北。執中與其黨經歷官文繡、局直長完顏醜奴、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衛軍鈐轄烏古論奪刺謀作亂，時元兵在近，執中止務馳獵，不恤軍事。上使奉職卽軍中責之，執中方飼鷄，怒擲殺之，遣人召城北別將福海至而執之。八月二十五日五更，分軍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玄通門入，執中恐城中出兵來拒，先遣一騎馳至東華門大呼曰：元兵至北關已接戰矣。旣而再遣一騎，亦如之。使徒單金壽召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富義坊馬

上與執中相見，執中刺殺之，使烏古論奪刺召南平于駙馬都尉沒烈殺之。符寶祗候鄴陽護衛長完顏石古乃聞亂，召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華門呼門者，親軍百戶冬兒、五十戶蒲察六斤皆不應，呼都點檢徒單渭河、渭河縋城出見執中，執中命聚薪焚東華門，立梯登城，護衛斜烈乞兒親軍春山共拊鑠開門納執中，執中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白衛，急召都轉運使孫椿年，取銀幣賞將士。是夜召聲妓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上出居衛邸，殺左丞完顏綱，執中意不可測。丞相徒單鎰勸執中立宣宗，執中不得已許之。時莊獻太子

史綱 卷三十一
在中都執中以皇太子儀仗迎入居東宮召符寶郎徒單福壽取符寶陳於大興府路階上擅用御寶出制除完顏醜奴德州防禦使烏古論奪刺順天軍節度使蒲察六斤橫海軍節度使徒單金壽承定軍節度使皆畱之左右其餘除拜數十人同時有兩蒲察六斤其一守東華門不肯從亂者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乃止遣奉御完顏忽失來護衛蒲鮮班底完顏醜奴等迎宣宗於彰德使宦者李思忠弒上於衛邸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邊戍皆不守矣九月宣宗卽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以其弟特末也爲都

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子猪糞兵部侍郎都點檢餘黨升授有差詔以烏古論誼居第賜執中儀鸞局給供張妻王氏賜紫結銀鐸車執中侍朝宣宗賜之坐執中就坐不辭執中請降衛紹王爲庶人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子少傅奧屯忠奉侍讀學士蒲察思忠附執中議衆相視莫敢言獨文學田廷芳奮然曰先朝素無失德尊號在禮不當削於是從之者禮部張敬甫等二十四人宣宗曰譬諸問途百人曰東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適東乎適西乎豈以百人十人爲是非哉朕當徐思之數日詔降爲東海郡侯元兵游騎至高橋宰臣以聞宣宗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矣讓宰

史綱 卷三十一
執曰吾爲尚書令豈得不先定議而遽奏耶宰執遜謝而已
提點近侍局慶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請誅執中宣宗不
許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屢戰不利執中曰今日出兵無功
當以軍法從事高琪出戰復敗自度不免頗聞慶山奴諸人
有謀高琪遂率所將亂軍入都圍執中第執中彎弓注矢外
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袿墮傷股軍士斬之高琪持執中首
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爲右副元帥執中之黨呼於衢路曰
亂軍反矣殺之者有賞市人從之亂軍死者甚衆宣宗遣近
侍撫諭之衆乃定出特未也及其黨於外御史中丞孟鑄右
諫議大夫張行信嘗劾執中執中召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

聯鑄行信曰然執中遣還家曰且須後命旣而執中死行信
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國君立不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卽列
爲諸侯東海在位已六年矣爲其臣者誰敢干之胡沙虎率
兵入城躬行弑逆當是時惟鄴陽石古乃率衆赴援至於戰
死論其忠烈在朝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機海內望
化伏願褒顯二人延及子孫少慰貞魂以伸天下之氣宋徐
美之傅亮謝晦弑營陽王立文帝文帝誅之胡沙虎國之大
賊世所共惡雖已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
名削爵緣坐其家以示懲戒宣宗乃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
官爵贈鄴陽石古乃加恩其子慶山奴惟弼惟康皆遷賞近

侍局自此用事矣。論曰：金九主遇弑者三，其謀逆者十人。熙宗之弑，惟大興國一人。世宗聲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括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弑，其首惡為完顏元宜，則令終焉。衛紹王之弑，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於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恆，是也。豈有如高琪之擅殺而以爲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如此，此國其能久乎？

弑逆十人，獨元宜得保要領，豈亮之惡，獨浮故殺之者無罪與？

叛臣

古書畔與叛通。畔之爲言，界也。左氏曰：政猶農之有畔，是也。君臣上下之定分，猶此疆彼畛之截然。違此向彼，卽爲叛矣。善惡判於跬步，吁可畏哉！作叛臣傳。

張覺，平州人，遼進士，爲遼興軍節度使。燕王淳死，覺知遼必亡，籍兵馬爲守備。蕭后遣時立愛知州事，覺拒弗納。宗翰入燕，問平州事於故遼叅知政事康公弼。公弼曰：覺狂妄寡謀，雖有平州，亦何能爲？示之不疑，圖之未晚。乃以覺仍知州事。旣又欲下平州，公弼曰：若加兵，是趨之叛也。請往覘之。公弼至，覺曰：遼之入路七路已降，今獨一平州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公弼還復宗翰曰：彼無足慮，遂

升平州為南京加覺同平章事判畱守事宋人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之地太祖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與之平州自入契丹別為一軍故弗與既聞覺有異志遣劉彥宗諭之詔曰平山一郡今為南京節度使汝為畱守恩亦厚矣或言汝等陰有異圖非去危就安之計也其諭朕意太祖每收城已往往徙其民以實京師民心多不安及以幽州與宋燕民盡徙流離載道路出平州詣覺訴曰宰相左企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幸公免之覺召僚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於松漠金人急趨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能仗大義迎故主以圖興復責企弓等之罪而殺之盡歸燕人使復其業

而以平州歸宋宋人無不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儻金人西立內用營平之兵外藉南朝之援何所懼乎覺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召與議石至言與之合會金遣平章政事左企弓曹勇義樞密使虞仲文叅知政事康公弼往廣寧覺遣張謙率五百騎執企弓等至灤河西岸遣議事官趙秘校數其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秦晉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降封湘陰三也天祚遣知閤王有慶來議事而殺之四也檄書有迎秦拒湘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降六也不顧大義臣事於金七也根括燕財取悅於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教金人發兵下平州十也

爾有十罪不容於死，企弓等無以對，皆縊殺之。時天輔七年，仍稱係大三年，畫天祚像於廳事，朝夕謁，每事必告而後行。呼父老，諭曰：此汝主也，不可背。女直讐也，不可從。當相約以死，不得已則歸中國。衆曰：諾。覺仍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旣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說宋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萬餘，覺文武全材，今若內附，必能屏翰王室。苟不然，彼西迎天祚，北通蕭幹，將爲肘腋患矣。安中然之，送安弼黨於汴。宋主手詔曰：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違。金人不卽討覺者，以方取雲中故也。不日東來，覺

蕞爾數城，恐未易當。爲今之計，姑密示羈縻足矣。覺遺宋安撫司書云：金虜恃虎狼之強，驅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畱空城，以塞盟誓。緬想大朝亦非得已，遺民假道當管，冤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僉謂宜抗賊命，以存生靈，使復父母之邦。且爲大朝守禦之備已盡，遣其人過界，謹令掌書記張鈞聽命。宋主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覺以兵五萬屯潤州，欲脅遷來潤、濕、泗、州。上命閣母討之。覺率兵拒於營州。閣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於門，有今冬復來之語。覺遂報捷於宋。宋建平州爲泰寧軍，拜覺節度使。宗弼黨皆徽猷閣待制，以銀絹數萬犒賞。使至，覺喜遠迎。宗望諜知，舉兵來襲，覺不得

歸奔燕，母妻在營州，爲宗望所獲，進圍平州。覺弟任固守，宗望以納叛責宋，且索餉糧，攻之數月，州民潰圍走。宗望旣得二州，遣人索覺，王安中諱曰無之，索愈急，乃斬貌類覺者當之。金人曰：此非覺也。覺匿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我自以兵取之。安中不得已，引覺出，覺大罵，遂殺之，函其首送金軍。燕之降將及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及金人伐宋，竟以納平州之叛爲執言。云：子僅言在襁褓，里人劉承宣得之，養於家，與韓夫人隣居，夫人甚愛之。年數歲，隨夫人得見貞懿皇后，畱之。藩邸稍長，侍世宗讀書，遂使僅言主家事，檢繩部曲，一府憚之。世宗畱守東京，海

陵用兵江淮，將士亡歸，詣東京，願推戴。世宗爲天子，僅言勸進。世宗卽位，除內藏庫副使。僅言能心計，世宗倚任之。嘗曰：一經僅言，無不愜朕意者。六年，提舉修內役事，役夫掘地得白金，匿之法當死，僅言責取其物而釋其罪。遷少府監，護作太寧宮，引宮左流泉，溉田，歲獲稻萬斛。遷勸農使，僅言雖舊臣，出入左右，世宗終不以假權任。二十一年，尚書省奏：宮苑司直長黎倫在職十六年，請與遷叙。上曰：此朕之家臣，質直人也。今已老矣，如勸農使張僅言，亦朕舊臣，純實，頗解事。凡朝廷議論，內外除授，未嘗得干預。朕觀自古人君爲讒諂蒙蔽者多矣，朕雖不及古人，然近習之言，未嘗入耳。宰臣曰：此

國家之福也。僅言得疾，猶扶杖視事。及卒，上深惜之，贈輔上將軍。

移刺窩幹契丹部族先從撒八爲亂，後殺撒八，遂有其衆。撒八初爲招討司譯史，海陵伐宋，使牌印燥合、楊葛盡徵西北路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爲仇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累矣。」幸使者言之，燥合不敢言。楊葛恐後有事得罪，遂以憂死。燥合督起西北路兵，於是撒八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取招討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豫王延禧子孫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山前諸羣牧皆應之。羣牧使徒單賽里等皆遇

害。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也殺節度使木甲兀者以應之。會寧人猛安牧馬於山後，盡奪其馬，闢沙河千戶十哥殺烏古廸列。招討使烏林答蒲盧虎以所部趨西北路，室魯部節度使阿廝列追擊敗之。十哥與數騎遁去，歸撒八。咸平路謀克括里與所部自山後逃歸咸平，少尹完顏余里野欲收捕之。括里招誘富家奴隸，數日得衆二千，攻陷韓州及柳河縣，遂趨咸平。余里野迎擊之，兵敗，賊遂據咸平。出府庫財物以募兵，勢益張。宿直將軍李朮魯吳括刺徵兵於速頻路，遇括里於信州，擊敗之。括里收餘衆趨京。世宗爲東京畱守，以兵四百人拒之。賊至常安縣，聞空中擊鼓聲，如數千鼓者，見旌旗

史紀 卷三十一
蔽野傳言畱守以十萬兵至矣乃引還以其衆合於撒八海
陵使樞密使僕散忽土將兵一萬與右衛將軍蕭秃刺討之
秃刺先至戰敗糧餉不繼退歸臨潢撒八率衆沿龍駒河西
歸大石及僕散忽土至與秃刺合兵追至河上不及而還忽
土秃刺皆誅死以白彥恭爲北面兵馬都統紇石烈志寧副
之完顏穀英爲西北面兵馬都統唐括孛姑的副之以討撒
八等撒八旣西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
使移刺窩幹兵官陳家殺撒八執老和尚等窩幹自爲都元
帥陳家爲都監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新羅寨世宗使移刺扎
八招之扎八見窩幹窩幹許降已而復謂扎八曰若降汝能

保我輩無事乎扎八曰我知招降耳其他豈能必哉扎八見
窩幹兵強車帳滿野因說之曰我始以汝輩不能有爲今觀
兵勢強盛如此汝等欲如羣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
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賊將逐幹言昔谷神丞相賢
能人也嘗說他日西北部族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不可降
也於是窩幹不降扎八亦畱賊中窩幹乃引兵攻臨潢府正
隆六年窩幹遂稱帝時白彥恭紇石烈志寧在北京聞世宗
卽位以兵來歸世宗使元帥左都監吾扎忽同知北京畱守
事完顏骨只救臨潢晝夜兼行比至賊已解圍去攻泰州吾
扎忽追及之兩軍已陣將戰契丹忽刺叔以所部兵應賊吾

扎忽軍遂敗賊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里補率軍士
數人各持刃以身率先擊賊斫刈甚衆賊乃退城賴以完二
年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北征窩幹窩幹自泰州往攻濟州欲
邀糧運謀衍與右監軍福壽左監軍吾扎忽合甲士萬三千
人以徒單克寧爲左翼紇石烈志寧爲右翼至木虎崖盡委
輜重士卒賫數日糧輕騎襲之羣牧人糺者棄家自賊中來
降謂謀衍曰賊中馬肥健官軍馬疲弱此去賊八十里比遇
賊馬已憊賊輜重去此不遠我攻之賊必來救賊至馬必疲
我馬少得息所謂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勞也謀衍從之乘夜
亟發會大風路暗不能辨遲明行三十里許與賊輜重相近

整兵少憩窩幹偵知大軍取其輜重乃還救過於長樂相去
五里許而陣別部諸將與賊對者勝負未分左翼萬戶襄別
與賊戰賊陣動襄麾軍乘之賊遂却襄與大軍合忽反風揚
砂石賊陣亂官軍馳擊大破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甚衆窩幹
率其衆西走謀衍追至霧霖河賊已濟毀其津口不克渡乃
對岸爲疑兵紇石烈志寧與兩萬戶於下流渡河而支港兩
岸斗絕且濘淖軍士束柳填港而過追之數里止食賊衆奄
至志寧急整陣賊自南岡馳下衝陣者三志寧力戰流矢中
左臂戰自若大軍畢至左翼騎兵與賊接賊據上風縱火乘
煙擊官軍步兵亦至併力合戰軍士苦風煙皆植立會天降

雨風止官軍奮擊大敗之徒單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阨溪澗不得渡多殺傷既渡官軍亦渡賊反旆來攻克寧以大軍未至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却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未及騎賊復來衝突大軍至賊遂引去窩幹既敗謀衍不復追討駐軍白深窩幹攻懿州不克遂破川州將遯於山西而北京亦不邀擊之於是發驍騎等軍號四萬以紇石烈志寧為元帥右監軍押謀衍等歸本管尚書右丞僕散忠義願除邊患世宗嘉歎拜忠義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完顏思敬為都統以兵五千會於燕子城詔思敬曰賊敗必走山後可選新馬三千加芻秣以備追襲忠義至軍中時窩幹西走花道

衆尚八萬心義軍與賊遇萬戶查刺為左翼宗亨統之宗寧為右翼宗叙統之與賊夾河為陣賊渡河以兵四萬先犯左翼軍宗亨指畫失宜陣亂而敗賊圍查刺軍查刺力戰宗叙以右翼兵來救賊乃去窩幹自花道西走忠義志寧追及於陷泉賊兵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依岡為陣迤邐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是日大霧晦冥既陣晴霽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烏延查刺力戰賊稍却志寧與夾谷清臣烏林答刺撒鐸刺進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泥濘不得渡大軍逐北人馬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

史紀 卷三百十一
陷泉皆平，餘衆蹈籍而過，或竄匿林莽間，大軍踵擊之，俘斬萬計，生擒其弟大王裊，窩幹與數騎脫去，賊衆自落括岡西走，志寧追獲之，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其部族皆降，窩幹收散卒萬餘人入奚部，以諸奚自益，時時出兵，寇遼魯古淀、古北口、興化之間，詔完顏謀衍以兵三千合舊屯兵五千擊之，完顏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會計賊將降者甚衆，其餘多疫死，無復鬪志，窩幹自度勢窮，謀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國，大軍追之，急其衆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九月稍合住神獨幹執窩幹詣思敬，并獲其母徐輦及其妻子，志寧清臣等追餘黨悉獲之，賊平，皇太子率百官上表賀，思敬獻俘

於京師，窩幹梟首於市，磔其手足，分懸諸京府，其母及妻子皆戮之，括里扎八率衆南走，宗亨追及扎八，扎八詐降，宗亨信之，扎八給宗亨曰：括里驚走，願追之，宗亨遣之，益都猛安欲追括里，宗亨恐分其功，不聽，而縱軍士取賊所棄資囊，人畜自有之，括里扎八由是得亡去，遂奔於宋，宗亨降寧州刺史，其後宗李世輔用括里扎八，遂取宿州，爲邊患，大定六年，點檢司奏：親軍中有逆黨子弟，請一切罷去，詔曰：身預逆黨者，罷之餘勿問。

崔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爲寺僧，負鉞鼓，乘兵亂，從上黨公張開爲都統，遙領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爲選曹所駁，每

金史崔立
不入叛臣
以其降元
日所忌諱

以不至三品爲恨，圍城中授都尉。天興元年冬，上親出師，授西面元帥。性淫暴，常思亂以快其欲。管州藥安國有勇力，嘗爲嵐州招撫使，以罪繫開封獄，赦出貧無以爲食，立將爲變，潛結納之。安國健啖，立飽之，遂與之謀。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勝則挈以逃。日與都尉楊善入省中，候動靜。布置已定，召善食殺之。二年正月，遂帥甲卒二百撞省門而入。二相聞變，趨出立拔劍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處之？」二相曰：「事當好議之。」立遂殺二相，馳往東華門道，遇點檢溫屯阿里殺之。諭百姓曰：「二相閉門無謀，吾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御史大夫裴蒲阿忽帶諫議大夫烏古孫奴申、右左副

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戶部尚書完顏珠額皆死。立還省中，集百官議曰：「衛紹王子梁王承恪，其妹公主在元軍中，可立之。」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召承恪至。以太后誥命梁王承恪監國，百官拜舞。山呼遂送二相所佩虎符詣元大帥，速不斛納欵立，自稱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出入御乘輿，稱其妻爲王妃，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除拜其黨孛魯長哥、韓鐸、藥安國等。初立假安國之勇以濟事，至是忌之。聞安國納一都尉妻，數其罪斬之。速不斛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大帥飲之酒，立以父事之。既還，悉燒京城樓櫓。大帥大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

索隨征官吏家屬聚之省中自閱之日亂數人猶不足禁城中嫁娶有以一日之故殺數人者遷梁王及宗室置省中以腹心守之以荆王府爲私第取內府珍玩實之二月以天子袞冕后服送元軍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百毒備至卽國夫人及內侍高祐等皆死杖下官吏親屬不任楚毒多自盡同惡相濟視人如讐人相謂曰攻城時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餘萬人恨不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皇乳母招歸德當時冒進之徒爭援劉齊故事以冀非分立大喜三月立以兩宮梁王荆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遂北

行妻王氏備仗衛送兩宮至開陽門是日宮車三十七兩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皆赴北四月元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立歸大慟無如之何山西人李琦爲都尉附立妹婚折希顏娶夾谷元之妻年二十餘有姿色有言其美者立欲得之立每奪人妻必差其夫遠出一日差琦出京琦以妻自隨如是者再三立欲殺琦琦又數爲希顏所折辱遂謀殺立寶坻人李伯淵本千戶深沉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義殺之燕人李賤奴東面元帥立初反以賤奴與敵體頗貌敬之數月之後遂視賤奴如部曲賤奴不能平遂與琦

合三年六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備禦之策次
夜伯淵等燒外封丘門以警動之立殊不安一夕百臥起比
明伯淵等來約立視火立令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
子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折希顏苑秀等數騎從立行及梳
行街伯淵欲送立還荆王府立辭數四伯淵必欲親送立不
疑之伯淵猝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
何傷即出匕首刺之洞再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黃擱
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望見立墜馬謂與人鬪欲前解之
為軍士所斫被創走追斬之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於
眾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不

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其首望承天門獻哀宗伯
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掛闕前槐樹上
樹忽拔人謂樹亦厭為所汗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兒賜丞
相帳下士

外國

夏自李元昊始稱帝遼人以公主下嫁世修朝貢天輔六年
金破遼兵遼主走陰山夏國王乾順遣將李良輔將兵三萬
救遼次天德境幹魯婁室敗之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兵漂
沒者不可勝計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夏國議和其書曰奉
詔有之夏王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茲已舉遼國

若能如事遼之日以効職貢當聽其來無致疑貳天會二年始奉誓表以事遼之禮稱藩請受割賜之地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括部吐祿濼之西以賜之太宗命王阿海等以誓詔賜夏國乾順以契丹舊儀見使者阿海曰契丹與夏國甥舅也故國王坐受使者禮今大金與夏國君臣也見使者常如儀爭數日乾順乃起立受焉時宋人與夏人俱受山西地宋人侵取之乾順遣使上言詔都統府從宜定奪初以山西九州與宋人而天德遠在一隅割以與夏後破宋都獲二帝乃畫陝西分畛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脚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

迤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直距黃河熙河路盡四邊以限封域復分陝西北鄙易天德雲內以河為界及婁室定陝西婆盧火率兵取威戎城軍至威戎東與來兵遇擊走之生致二人問之知為夏將李遇也乃還其人而與李遇通問李遇軍威戎西婆盧火軍威戎東使人請命於婁室婁室報曰可與夏人相為犄角毋相侵犯李遇使使來曰夏國既以天德雲內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此婆盧火遂旋軍睿宗既定陝西遂不以陝西北鄙與夏國天眷二年乾順卒子仁孝立遣使冊命初宋暴洧以環州降及割陝西河南與

宋人洎奔夏國，夏人以為首領，撒离喝再定陝西，洎思歸夏人遂族洎，詔書責讓之。海陵弒熙宗，遣使詔諭，至境上，夏人問曰：聖德皇帝何為見廢，不納朝廷，乃使有司以廢立之故，移文報之。正隆末，伐宋，宋人入秦隴，夏亦乘隙攻取盩厔，通峽九羊，會州等城寨。世宗卽位，夏人復以城寨來歸。夏臣任得敬專國政，大定八年，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以仁孝章乞良醫為得敬治病，詔保全郎王師道往，上諭之曰：如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期一月歸。得敬疾瘳，遣謝恩使任得聰來，得敬亦附表進禮物。上曰：上下自有定分，得敬附表禮物，其却之初，仁孝嗣位，其臣下作亂，得敬抗禦有功，遂

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乃分西南路及靈州、羅龐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上表為得敬求封。世宗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許之。上曰：國君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為四海主，豈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當以兵誅之。乃賜仁孝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畫疆於乃父，繼而賜命於汝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非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物，已令發回，得敬密通宋人求助。

宋以蠟丸書答得敬，夏人得之，得敬始因求醫，附表進禮物，欲以嘗試。世宗既不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謀誅之。八月，仁孝誅得敬，上表謝，并以所執宋人及蠟丸書來。上十二年，上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有用也。乃罷保安蘭州綏德權場，止存東勝環州。仁孝深念世宗恩厚，獻本國所造百頭帳。上曰：夏國貢獻自有方物，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進帳本非珍異，使人已到邊，若不蒙包納，則下國淡誠無所展効。四方鄰國以為夏國不預大朝，眷愛之數將何所安？乃許與正旦使同來。仁孝表請復置蘭州保安綏德權場，詔使副往來聽畱。綏德都亭貿易，章宗明昌二年。

夏人肆牧於鎮戎之境，邏卒逐之，夏人執之而去。邊將阿魯帶率兵詰之，夏廂官吳明契等伏兵於澗中，阿魯帶中流矢死。詔索殺阿魯帶者，夏人殺明契等以報。明昌四年，仁孝卒，子純佑嗣。承安二年，復置蘭州保安權場。泰和六年，仁孝弟子安全廢純佑自立。俄純佑死，使純佑母羅氏表言：純佑不能嗣守，與大臣定議立安全為王。賜羅氏詔，詢其意。夏人復以羅氏表來，乃封安全為夏國王。大安三年，安全卒，族子遵頊立。遵頊先以狀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時金兵敗績於會河堡，夏人乘隙侵略邊境，而通使如故。崇慶元年，攻葭州。至寧元年，攻保安州。貞祐元年，攻會州。陷涇州。二年，攻慶原。延

安積石州、蘭州、譯人程陳僧結夏人以州叛。三年，攻武延州，攻積石州，攻環州。三月，詔議伐夏。陝西宣撫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蘭積石，以兵應之，遽還巢穴，蓋以備我也。今蘭州潰兵猶未集，軍實多不完，沿邊地寒，春草始生，未可芻牧。兩界無煙火者三百餘里，不宜輕舉。從之。四月，詔河州提控曹記僧討程陳僧。夏人援之。十月，深入臨洮。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來來救，敗於渭源堡。城破，胡失來被執，進圍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破之。四年，來遠鎮獲諜人言：宋夏相結來攻。詔陝西行省備之。郟延路奏：夏人牒報用彼國克定年號，詔還其牒。十二月，宣宗與皇太子議伐夏。左監軍陀滿胡土

門攻鹽宥夏州。慶陽總管慶山奴攻威靈安會州。興定元年，夏兵三萬自寧州還，慶山奴邀擊敗之。三年，夏人入葭州，慶山奴破之。三年，華州元帥完顏合達出安寨堡，至隆州，敗其兵二千。進攻隆州，克其西南。會暮乃還。四年，夏人犯鎮戎，金師敗績。元帥慶山奴攻宥州，圍神堆府，穴其城，援兵至，擊走之，斬首二千。八月，夏人陷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降，圍定西。刺史愛申阿失刺擊走之。九月，陷西寧州。五年，寧遠軍節度使夾谷海壽破夏兵於搜嵬堡。元光元年，夏人陷大通城，復取之。二年，遵頊使其太子德任來伐。德任曰：彼兵勢尚強，不若與之約和。遵頊笑曰：是非汝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

何強之有德任固諫不從乞爲僧遵頊怒幽之靈州是歲元
兵伐夏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其困敝伐之陝西行省白撒
合達以爲不可乃止隴安軍節度使完顏阿隣日與將士宴
飲不治軍事夏人掠民五千餘口牛羊雜畜數萬而去自天
會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之事及貞祐之初小
有侵掠以至構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
敝是歲遵頊傳位於子德旺正大元年和議成稱兄弟之國
二年二月遵頊死七月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明年夏國
亡先是夏遣甌匣使王立之來聘未復命國亡詔於京兆寮
置充宣差彈壓主管夏國降戶八年立之妻子三十餘口至

環州詔歸之賜以幣帛立之言先世本申州人乞居申州詔
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鄧申裕等處夏國降戶聽唐鄧總帥
府節制給上田千畝牛具農作夏之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
金宋三國俯仰無常視三國之強弱以爲異同焉
高麗國王王楷其地鴨綠江以東曷懶路以南東南皆至於
海自遼時歲時遣使修貢女直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
穆宗時高麗始通使於女直及破蕭海里使幹魯罕往高麗
報捷高麗亦使使來賀厥後曷懶甸諸部欲來附高麗以近
於已不利使人邀止之穆宗遣石適歡往納曷懶甸未行而
穆宗沒康宗嗣遣石適歡以星顯統門之兵往至乙離骨嶺

益募兵趨活湟水收曷懶甸七城高麗使人來請會議曷懶甸人使治刺保往石適歡亦使孟魯往高麗執治刺保而遣孟魯曰無與爾事於是五水之民皆附於高麗團練使陷者十四人二年高麗來攻石適歡大破之殺獲甚衆追入其境焚畧其戍守而還高麗遣使來請和歸十四團練及六路使人命石適歡經正疆界石適歡立幕府於三潺水其與高麗往來爲亂者正其罪四年高麗使使來賀嗣位康宗遣使報聘且索亡命之民高麗曰使使至境上受之康宗使阿聒勝昆往受畋於馬紀嶺以待之阿聒勝昆至境上高麗殺之出兵曷懶甸築九城康宗欲伐之衆曰恐遼人將以罪我太祖

曰若不舉兵豈止失曷懶甸諸部皆非我有也遂使幹塞將兵伐之大破高麗進圍其城七月高麗復請和願歸亡入之民罷九城之戍復所侵故地遂與之和收國元年太祖巴克黃龍府命撒喝收保州保州遼侵高麗所置也久之不下撒喝請濟師詔曰保州未下但守邊戍聞遼主且至俟破大敵復益汝兵太祖已破走遼主軍撒喝破合主順化二城復請濟師攻保州使幹魯以甲士千人往二年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見還太祖謂使者曰爾其自取之詔撒喝曰若高麗來取保州當謹備之或欲合兵無得輒往及撒喝攻保州遼守將遯去而高麗兵入城高麗國王使蒲馬

史緯 卷三百十一
請保州詔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勤我師徒破敵城下當別議之天輔二年高麗增築長城三尺曷懶旬字董習顯以聞詔曰無得侵軼生事但慎固營壘廣布耳目而已四年使習顯以獲遼國州郡諭高麗其國方誅亂者使習顯就館事定乃依舊禮相見而以表來賀并貢方物命高隨等報使高麗至境上接待之禮不遜隨等以聞太宗曰高麗世臣於遼當以事遼之禮事我而我國有新喪遼主未獲勿強之命高隨等還天會二年南路都統鶻實答奏高麗納叛亡增邊備必有異圖詔曰凡有通問無違常式或來侵畧則整爾行列與之從事敢先犯彼者雖捷必罰四年國王王楷遣

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止使高伯淑諭高麗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其保州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界者盡數發還若一聽命卽以保州地賜之伯淑至高麗王楷附表謝一依事遼舊制自是保州封域始定皇統六年楷卒子覲嗣初高麗使者別有私進禮物世宗以不應典禮罷之大定十年覲弟翼陽公皓廢覲自立十一年王皓以讓國來奏詔勿受有司移文詳問高麗曰前王久病昏耄不治以母弟皓權攝國事上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高麗乃以王覲讓國表來稱先臣楷遺訓傳位於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上以問宰執丞相良弼曰此不可信覲止一子往

年生孫嘗有表陳生孫之喜一也。皓嘗作亂，覲囚之二也。今覲不遣使，皓乃遣使三也。朝廷賜覲生日，使皓不轉達於覲，乃稱未敢奉受四也。是皓篡兄誣情於天子，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當詢彼國士民，果皆推服，可遣使封冊。上曰：封一國之君，詢於士民，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乃却其使者。而以吏部侍郎靖爲宣問使。皓實篡國，囚覲於海島。靖至高麗，皓稱王，覲已避位，出居他所。病勢轉加，不能就位。拜命跋涉險遠，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見覲，乃以詔授皓，轉取覲表附奏。其言與前表相同。靖還，上問大臣，皆曰：覲表如此，可就封之。丞相良弼曰：待皓祈請未晚也。十二月，皓遣禮部侍郎張翼

明等請封。十二年三月，賜封冊。十五年，高麗西京畱守趙位寵叛，皓遣徐彥寧等上表曰：前王本非遜讓，大將軍鄭冲夫、郎將李義方實弑之。臣位寵願以慈悲嶺以西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內屬，請兵助援。上曰：王皓已加封冊，位寵輒敢稱兵爲亂，欲納土內屬，朕懷撫萬邦，豈助叛臣爲虐？詔執徐彥寧等送高麗，頃之。王皓定趙位寵之亂，遣使奏謝。十七年，賀正旦禮物，玉帶乃石似玉者，有司請移問。上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不必移問。有司奏高麗下節官順成，例外將帶甲三過界，上以所坐罪重，令發還本國。章宗承安三年，皓自陳衰病，以國讓其弟暉。是歲，皓卒。泰和四年，暉卒。子讚嗣。七

年伐宋夏亦有故獨高麗遣正旦使至寧元年八月譔卒嗣子未行起復九月宣宗卽位邊吏奏高麗牒稱嗣子未起復不可以凶服迎吉詔又不可以草土名銜署表禮官議人臣不以私恩廢公議宜權用吉服迎詔署表用權國事名銜俟高麗告哀使至闕然後遣使致祭及行封冊制可明年宣宗遷汴遼東道路不通興定三年遼東行省奏高麗有奉表朝貢之意宰臣奏可令行省受其表章其朝貢之禮俟他日徐議宣宗乃遣使撫諭高麗言道路不通未遑迎迓詔行省且羈縻勿絕其好自是不復通問矣

國語解

今文尚書辭多奇澁蓋亦當世之方言也金史所載本國之語得諸重譯而可解者何可闕焉若其臣僚之小字或以賤或以疾猶古人尚質之風也國姓爲某漢姓爲某後魏以來已有之矣存諸篇終以備考索云

史緯目錄

卷三百十二元史一本紀

太祖

太宗

定宗

憲宗

卷三百十三元史二本紀

世祖

成宗

卷三百十四元史三本紀

武宗

仁宗

英宗

泰定帝

明宗

文宗

寧宗

卷三百十五元史四本紀

順帝

卷三百十六元史五志

天文

曆

地理

河渠

卷三百十七元史六志

禮樂

祭祀

選舉

百官

卷三百十八元史七志

食貨

卷三百十九元史八志

兵

刑法

卷三百二十元史九表

諸王

公主

卷三百二十一元史十列傳

四追睿宗

裕宗

顯宗

順宗

后世祖皇后弘吉刺氏

裕宗后弘吉刺氏

成宗皇后伯岳吾氏

順宗后弘吉刺氏

順帝皇后弘吉刺氏

奇氏

牙忽都

特薛禪

阿刺兀思剔里忽思

木華黎

撒蠻
只必

博爾木

玉昔帖木兒

察罕

札八兒

速不台

兀良合台

按竺迓

國寶
國安

博羅歡

伯都

別的因

巴而木阿而忒的斤

雪不台

布智兒

純只海

月里麻思

鎖咬兒哈的迷失

塔塔統阿

忙哥撒兒

伯答沙

賽典赤

丁

卷三百二十二元史十一列傳

布魯海牙

高智耀

鐵哥

安童

廉希憲

伯顏

阿木

阿里海牙

土土哈

赫兀兒

來阿八赤

李恒

徹里

不忽木

阿魯渾

薩理
岳柱

卷三百二十三元史十二列傳

朶兒赤

脫歡

塔出

哈剌哈孫

阿沙不花

拜住

奕赫抵雅爾丁

康里脫脫

燕鐵木兒

伯顏

脫脫

朶爾直班

阿魯圖

太平

太不花

察罕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

卷三百二十四元史十三列傳

夔夔

自當

阿榮

小雲石海涯

泰不華

余闕

星吉

達理麻識理

耶律楚材

董文用 文忠

耶律畱哥

郭侃

王珣

石抹也先 查剌

何伯祥 瑞

石抹明安

王玉汝

石天麟

洪福源 俊哥

史天澤

董文炳

張弘範

卷三百二十五元史十四列傳

劉秉忠

張文謙

郝經

姚樞

許衡

竇默

商琥

趙良弼

趙璧

王磐

李冶

李昶

劉肅

王思廉

孟祺

劉整

李忽蘭吉

李庭

高鳴

卷三百二十六元史十五列傳

劉國傑

李德輝

張雄飛

張德輝

烏古孫澤

郭守敬

魏初

尚野

石高山

陳祐 夔天祥

劉宣

秦長卿

姚天福

高鱗 張九思

尚文

劉因

吳澄 陳櫟

卷三百二十七元史十六列傳

趙孟頫

表梅

崔斌

崔或

葉李

馬紹

姚燧

張珪

李孟

張養浩

曹伯啟

王壽

秦起宗

張思明

張昇

王約

上結

楊采兒只

蕭拜住 賀勝

虞集 元明會

歐陽玄

許有壬

宋本 襲

李好文

李木魯翀 遠

卷三百二十八元史十七列傳

王克敬

任速哥

陳思謙

崔敬

呂思誠

蓋苗

張楨

歸賜

史綱
陳祖仁 王遜志

成遵

曹鑑

張翥

烏古孫良楨

遂魯曾

董搏霄

邁里古思

儒學金履祥

許謙

黃澤

蕭鄭 同恕 韓擇

侯均

胡長孺

韓性

吳師道

陸文圭

陳旅

宇文公諒

伯顏

良許維禎

田滋

卜天璋

王良

忠李伯溫

劉天孚

李黼

褚不華

周喜同

韓因

楊樸

石普

伯顏不華

劉濬 健

普顏不花

申榮

閔本

拜住

汪澤民

鄭玉

孝王閏

郭道卿

佐卿

郭狗狗

張閏 鄭文嗣

田改住 王住兒

樊淵 賴祿孫

王薦

徐珏

劉通

靳祥

石明三

何從義

靳曷

史彥斌

張紹祖

李明德 石永

魏敬益

周樂

隱杜瑛

吳定翁

列闕文興妻王氏

蔡氏二女

聞氏

趙哇兒

朱淑信

張氏

蔡三玉

蘇氏

范妙元 柳氏

姚氏 官勝娘

張氏

徐彩鸞

袁氏女

潘氏

韓氏

曹氏

劉氏

陳氏

李賽氏

卷三百二十九元史十八列傳

釋入思巴 磨巴必蘭納識里

丘處機

張宗演 張留孫 吳全節

方田忠良

藝元

宦者李邦寧

朴不花

姦臣阿合馬

盧世榮

桑哥

鐵木迭兒

哈麻

搠思監

叛臣李璫

王文統

阿魯輝帖木兒

逆臣字羅帖木兒

卷三百三十元史十九列傳

國外高麗

日本

安南

緬

占城

瓜哇

進元史表

中書左丞相宣國公臣李善長等言。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用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事。兵戈而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而為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聚會幹難河之上。方尊位號。始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亦

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壹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徒玩細娛，浸忘遠慮。權姦蒙蔽於外，嬖倖蠱惑於中。周綱遽致於陵遲，漢網實因於疏濶。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真主。臣善長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缺響銷。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乃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論議之公。文辭勿致於艱澁，事跡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足見聖心

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刊裁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僖、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堦、臣曾魯、臣趙汭、臣張文海、臣^缺尊生、臣黃箎、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徵、臣高啟、修纂上自太祖、下迄寧宗、據十三朝實錄之文、成百餘卷。粗完之史，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送。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善長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一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隨表上進。以聞。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金匱之書悉入

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臣濂、臣禕實爲之總裁。明年春二月開局，至秋八月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鑒。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又明年春二月開局，至秋七月書成，以卷計者，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又六，合前後二書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璘、臣朱右、臣貝瓊、臣朱世濂、臣王廉、臣王葵、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汶、臣張宣、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

事者，仍臣濂與臣禕焉。舊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璘能終始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卽置神於晉書，勅房玄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欽惟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旣正，亦詔修前代之史，以爲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蓋如是於戲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辭鄙陋，無以稱塞詔旨之萬一。夙夜揣分，無任戰兢，謹繫歲月次第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刊定焉。洪武二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諸君雖多
詞史臣
自有定體
居其職則
死其官此
董狐南史
所以稱於
後世如果
體禍則辭
之可也勝
國之史皆
與本朝相
持豈獨元
善而宋濂
獨不立論
贊壞史家
之大體其
凡例以不
作論贊為
準春秋及

史緯卷三百十二

元史一

本紀

明浦江朱濂撰著
清晉江陳允錫刪修

太祖姓奇渥溫氏諱鐵木真蒙古部人其十世祖字端义兒
母曰阿蘭果火嫁脫奔呼哩健生二子長曰博寒葛答黑次
曰博合覩撒里直夫亡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白炆自天窓
中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卧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即
字端义兒也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蘭曰此

子、恐神異之辭

夢中安能生

史緯卷三百十二
元史一
本紀
太祖姓奇渥溫氏諱鐵木真蒙古部人其十世祖字端义兒
母曰阿蘭果火嫁脫奔呼哩健生二子長曰博寒葛答黑次
曰博合覩撒里直夫亡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白炆自天窓
中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卧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即
字端义兒也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蘭曰此

奉聖旨夫
後世之史
皆本史漢
紀傳非本
春秋編年
也人君欲
觀起居注
猶不可得
豈有作史
令其不立
論贊哉可
愧甚矣又
曰史之義
在褒善貶
惡此論贊
所以不可
少也有紀
傳而無論
贊猶聽於
著者有供
辭

倫無斷案
何以定是
非哉

兒非癡阿蘭沒諸兄分家資不及之孛端父兒獨乘青白馬
至八里屯阿懶之地居焉食飲無所得適有蒼鷹搏野獸而
食孛端父兒設機取之鷹即馴狎乃臂鷹獵兔禽以為饌或
闕即繼似有天相之居數月有民數十家自統急里忽魯之
野逐水草來遷孛端父兒結茅與之居出入相資自此生理
稍足一日仲兄思之曰孛端父兒獨出而無資得無凍餒乎
來訪之邀與俱歸孛端父兒中路謂其兄曰統急里忽魯之
民無所屬附若臨之以兵可服也其兄至家選壯士令孛端
父兒帥以往降之孛端父兒沒孫咩撚篤敦其妻莫挈倫生
七子而寡時押刺伊而部有群兒掘田間草根以為食莫挈

倫乘車出適見之怒曰此固乃我子馳馬之所羣兒輒敢壞

之耶驅車輾傷諸兒有至死者本甚部眾忿怨盡驅馬羣以去諸

子不及被甲往追之莫挈倫令子婦載甲赴之則已敗矣六

子死之押刺伊而殺莫挈倫滅其家長孫海都尚幼乳母匿

諸積木中得免第七子納真於八刺忽民家為贅壻故不及

難聞其家被禍來視之見病嫗十數與海都尚在計無所出

有黃馬逸歸納真乘之偽為牧馬者詣押刺伊而路逢父子

二騎先後行臂鷹而獵納真識其鷹曰此吾兄所擊者也趨

前給其子曰有赤馬引羣馬而東汝見之乎曰否其子問曰

汝所經過有鳧鴈乎曰有曰汝可為吾前導乎曰可遂同行

轉一河隈，後騎相去稍遠，遂刺殺之。繫馬與鷹趨迎後騎，後騎問曰：「前射鳧鴈者吾子也，何爲不見？」納真曰：「鼻衄方卧，騎者愕然，納真乘隙刺殺之。」前行至一山下，有馬數百，牧者童子數人，方擊石爲戲。納真熟視之，乃吾兄物也。於是登山，四顧，悄無來人，盡殺童子，驅馬臂鷹而還。取海都并病姬歸，入刺忽止焉。海都稍長，納真率八刺忽怯谷諸民，共立爲主。海都攻押刺伊而臣屬之，形勢寢大，列營帳於八刺合黑河上，跨河爲梁，以便往來。由是部族歸之者漸衆。海都五傳，至烈祖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烈祖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太后月倫適生太祖，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以

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宋紹興十七年，烈祖崩，帝方幼，冲部衆多歸泰赤烏部。近侍脫端火如真亦將叛，帝泣留之。脫端曰：「淡池已乾矣，堅石已碎矣，留復何爲？」竟帥衆去。太后怒，麾旗將入，自追叛者，驅其大半而還。札木合掠薩里河牧馬，以去。帝麾下搠只射殺之。札木合部與泰赤烏諸部合謀，以衆三萬來戰。帝集諸部兵，分十三翼以俟。札木合至，帝與大戰，破走之。時諸部中唯泰赤烏地廣民衆，號爲最強。其族照烈部與帝所居相近，帝嘗出獵，偶與照烈獵騎相屬。帝謂之曰：「今夕可同宿乎？」照烈曰：「同宿固所願，但從者四百，因糗糧不具，已遣半還矣。」帝固邀與宿，凡留者悉飲食之。明日再合圍，

帝使左右驅獸向照烈，照烈多獲以歸。其衆感之，私相語曰：「泰赤烏與我雖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唯鐵木真乎？」照烈長子玉律爲泰赤烏所虐，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已而二人復叛去。至中路，爲泰赤烏部人所殺。時帝功德日盛，泰赤烏諸部苦其主，見帝寬仁，心悅之。朶郎吉札刺兒忙兀諸部皆來降。會塔塔兒部長蔑兀貞笑里徒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伐之。北走，帝發兵自斡難河迎擊，殺蔑兀貞笑里徒，盡虜其輜重。帝之麾下有爲乃蠻部人所掠者，帝欲討之，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吉薛徹別吉，有舊怨，殺十人，去五十人衣而歸之。帝怒，帥

兵踰沙磧攻之，殺虜其衆。初，克烈部脫里金封爲王，番稱王爲汪罕。汪罕多殺戮，其叔父菊兒帥兵與戰，汪罕敗，以百餘騎奔於烈祖。烈祖將兵逐菊兒，走西夏，奪部衆歸汪罕。汪罕德之，相與盟，稱爲按答華言交友也。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刺怨汪罕，叛歸乃蠻部，乃蠻部爲發兵伐汪罕。汪罕奔契丹，旣而復叛歸，中道糧絕，將羊乳爲飲，刺橐血爲食。帝以其與烈祖交好，撫勞振給之。尊汪罕爲父，帝伐蔑里乞部，掠其資財，以遺汪罕。汪罕部衆稍集，不告於帝。帝率兵復攻蔑里乞部，大掠而還。於帝一無所遺。乃蠻部不服，帝與汪罕征之。約明日戰，是夜汪罕多燃火營中，示人不疑。潛移部衆於別所。及旦，

汪罕與烈
祖交故稱
帝為太子

帝始知之、疑其有異志、還師薩里河、汪罕亦還、汪罕子亦刺
合、自別部來、乃蠻部曲薛吾等、襲虜其衆於道、汪罕遣使來
曰、乃蠻掠我人民、太子有四良將、能假我以雪恥乎、帝頓釋
前憾、遣博爾木、木華黎、博羅渾、赤老溫四人、帥師以往、師未
至、亦刺合追及曲薛吾、與之戰、大敗、須臾、四將至、擊乃蠻走、
盡奪所剽歸汪罕、已而與皇弟哈撒兒再伐乃蠻、大敗之、盡
殺其族衆、乃蠻勢遂弱、時泰赤烏猶強、帝會汪罕與泰赤烏
沅忽等大戰、幹難河上、敗走之、斬獲無算、哈答斤部、散兵兀
部、朶魯班部、塔塔兒部、弘吉刺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不自
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為誓、欲襲帝、弘吉刺部長迭夷、恐事

弟謂也
可哈阿

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汪罕逆戰於盃亦烈川、大敗之、汪罕
之弟札阿紺孛、謀於按敦阿述、燕火脫兒曰、吾兄性行不常、
既殺我昆弟、我輩豈得獨全乎、按敦阿述以告汪罕、執燕火
脫兒至帳下、數之曰、吾輩由西夏而來、道路饑困、其相誓之
語、遽忘之乎、因唾其面、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又屢責札阿
紺孛、二人遂奔乃蠻、時弘吉刺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往就
之、弘吉刺與札木合諸部、會於犍河、率士卒來侵、帝起兵逆
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弘吉刺降、帝發兵伐塔塔兒部、誓師曰、
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無獲、俟軍事畢、散之、既而大勝、乃
蠻復合諸部來侵、帝遷輜重於他所、與汪罕倚阿蘭塞為壁、

大戰於闕奕壇之野，乃蠻使神巫祭風雪，欲因其勢進攻。既而反風逆擊其陣，乃蠻軍不能戰，引還。雪滿溝澗，帝勒兵乘之，乃蠻大敗。帝欲為長子木赤求婚，汪罕女。汪罕之子秃撒合亦欲尚帝女，皆不諧。自是頗有違言。初，帝與汪罕合軍攻乃蠻，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遇寒則南飛就暖，意謂帝心不可保也。汪罕遂移部眾於別所。及議婚不成，札木合復謂亦刺合曰：「太子雖言是汪罕之子，嘗通信於乃蠻，將不利於君父子。君若能加兵，我當從傍助君。」亦刺合言於汪罕，汪罕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聽。」亦刺合力言之，汪罕曰：「吾身

大祖廟注
汪罕為文啟

既美牧地
復欲議親
貝信之乎

之存實，太子是賴。髭鬚已白，遺骸莫得安寢，汝乃喋喋不已，善自為之，毋貽吾憂可也。」札木合遂縱火焚帝牧地而去。汪罕父子謀欲害帝，遣使者來曰：「向者所議媾事，今當相從，請來飲。」布渾察兒華言許親酒也。帝率十騎赴之，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騎往謝。帝遂還。汪罕謀既不成，議舉兵來侵，圍人乞力失，密告帝。帝馳軍阿蘭塞，悉移輜重於他所。遣折里麥為前鋒，整兵出戰，先與朱力斤部遇，次與董哀部遇，又次與火力失烈門部遇，皆敗之。最後與汪罕親兵遇，又敗之。亦刺合見勢急，突來衝陣，射之中頰，斂兵而退。帝亦還，遣阿里海作書責汪罕。汪罕語亦刺合曰：「我向者之言何如？」亦刺合曰：

事勢至今日，唯有竭力戰鬪。我勝則并彼，彼勝則并我。多言何爲？帝旣遣使於汪罕，遂進兵。至班朱泥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誓衆。哈撒兒別居哈刺渾山，妻子爲汪罕所虜，挾幼子脫虎走，糧絕，探鳥卵爲食。來會於河上，汪罕兵至，帝與戰，汪罕大敗。札木合等謀弑汪罕，弗克，奔乃蠻。帝移兵幹難河源，僞作皇弟哈撒兒遣使謂汪罕曰：我兄太子，今旣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又在王所，縱我欲往，將安所之？王儻棄前愆，念舊好，卽束手來歸矣。汪罕信之，遣人隨使者來，以皮囊盛血與之盟。卽令軍士銜枚夜襲之，盡降其部衆。汪罕與亦刺合挺身遁去。汪罕嘆曰：我爲吾兒所誤，今日悔將何及！汪罕出走。

爲乃蠻部將所殺，亦刺合走西夏，剽掠以自資。爲西夏所攻，走至龜茲，龜茲國主殺之。帝旣滅汪罕，宣布號令，振凱而還。乃蠻部長太陽罕，心忌帝能，遣使謀於白達達部阿刺忽思，忽思以報帝。帝遂伐乃蠻，駐兵於建忒該山。太陽罕營於沆海山，兵勢頗盛。時我隊中有羸馬，驚入其營中。太陽罕見之，曰：蒙古之馬瘦弱如此，當誘其深入，然後戰而擒之。其將火力速入赤日，先王戰伐，勇進不回。馬尾人背，不使敵人見之。今爲遷延之計，得非心中有所懼乎？苟懼之，何不令后妃來統軍。太陽罕怒，卽躍馬索戰。帝以哈撒兒主中軍，時札木合從。太陽罕來，見帝軍容整肅，謂左右曰：乃蠻初舉兵，視蒙古

軍如粘斃羔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遁去。帝與乃蠻軍大戰，至晡，殺太陽罕，諸部皆潰，夜走，墜死者不可勝計。諸部悉降。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元年，帝大會諸部長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旂白旗，自號成吉思可汗。實金章宗太和六年也。帝復征乃蠻，太陽罕子屈出律罕奔也兒的石河上。初，金殺帝宗親，咸補海罕，帝欲復讐，會金降俘，言金主璟肆行暴虐，帝密議伐金，然未敢輕動也。二年，征西夏。三年，帝自至西夏，討蔑里乞部，滅之。四年，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克兀刺海城，進克夷門，復敗夏師。薄中興府，引河水灌

之堤，決水外潰，遂撤圍還。夏主納女請和。五年，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遮別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爲禮，允濟歸請伐之。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君是誰？」金使曰：「衛王也。」帝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卽乘馬去。遂與金絕。六年，自帝將南伐，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大水灤，豐利等縣，命遮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拔之。八月，帝及金師戰於會河川，敗之。拔德興府，居庸關守將遁去。遮別遂入關，抵中都。十月，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還。耶律阿海降，皇子未赤察

合台窩濶台分徇雲內東勝武朔等州下之七年金元帥耶律留哥以隆安來附帝破昌桓撫等州金將紇石烈九斤率兵三十萬來援帝與戰獲兒翳大破之秋圍西京金元帥左都監奧屯襄帥師來援帝誘至密谷口逆擊之盡殲復攻西京帝中流矢遂撤圍九月察罕克奉聖州十二月遮別攻東京不拔引去夜馳還襲克之八月耶律留哥自立爲遼王七月克宣府遂攻德興府皇子拖雷先登拔之帝進至懷來及金行省完顏綱元帥高琪戰敗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命忒薄剌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荆關攻金師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不兒獻北口遂

取居庸金忽沙虎弑其主允濟迎豐王珣立之八月分兵三道命王子窩濶台爲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武代等州皇弟哈撒兒爲左軍遵海而東取遼西諸郡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雄霸萊沂等郡帝至中都三道兵還合屯大口河北郡縣盡拔唯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九年春駐蹕中都諸將請乘勝破燕帝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天旣弱汝我不復迫汝於險今將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彌我諸將之怒耶金主遂遣使求和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仍遣其丞相完顏福興送帝出居庸

夏金人遷汴以福興及叅政抹撚盡忠輔其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金紮軍斫答殺其主帥率眾來降命石抹明安與斫答圍中都金太子守忠走汴十年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答虎以城降五月金中都畱守完顏福興仰藥死抹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遣忽都忽籍中都帑藏七月遣乙職里諭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為河南王當罷兵不從以金降將史天倪為右副都元帥南征八月天倪取平州金經略使乞住降木華黎攻廣平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十月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十一年秋撒里知兀解率師由西夏趨關中遂越潼關獲金

西安軍節度使尼龐古拔汝州等郡抵汴京而還十月蒲鮮萬奴降既而復叛僭稱東夏十二年以木華黎為太師封國王將蒙古紮漢諸軍南征克大名府遂定益都淄密等州十三年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等州是年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李遵頊走西涼契丹六哥據高麗江東城命哈真札刺率師平之高麗王暉降請歲貢方物十四年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取訛答刺城十五年春帝克蒲華城夏克尋思干城秋攻斡脫羅兒城克之東平嚴實籍彰德大名磁洛等州戶三十萬來歸十六年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皇子朮赤攻養吉干八兒真等城並下之夏駐蹕鐵門關

元之和宋
遠交近攻
也又曰請
和而受其
信于人可
信于

金主遣烏古孫仲端奉國書請和，稱帝爲兄，不允。宋遣苟夢玉來請和，夏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率衆降。秋，帝攻班勒紇等城，皇子赤察合台、窩濶台分攻玉龍傑赤等城，下之。冬，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刺思等城，木華黎出河西，克葭鄜坊丹等州。十七年春，皇子拖雷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還經木刺夷國大掠之，渡撈撈闌河，克也里等城，遂與帝會，合兵攻塔里寒寨，拔之。木華黎克乾涇邠原等州。夏，西域主札闌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札闌丁遁去。秋，金復遣烏古孫仲端來請和，見帝於回鶻國。帝曰：「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今汝主爲河南王，彼此罷兵，爾主

不從。今木華黎已盡取之，乃始來請耶？」仲端乞哀，帝曰：「念汝遠來，河朔旣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仲端乃歸。冬，金河中府來附。十八年春正月，太師國王木華黎卒。夏，避暑公魯鸞川皇子木赤察合台、窩濶台來會，遂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十月，金主珣殂，子守緒立。是歲，宋復遣苟夢玉來。十九年，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二十年春正月，還行宮。武仙以真定叛，殺史天倪。三月，史天澤擊仙走之。復真定。二十一年春，帝自將伐西夏，取黑水等城。夏，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撈羅河、羅等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等縣。冬，帝攻靈州。夏，遣鬼

名令公來援，帝擊敗之。五星聚，見於駐蹕鹽州川。皇子窩濶台及察罕圍金南京，遣唐慶貴歲幣於金。二十二年春，帝畱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破臨洮府，洮河西寧二州，遣幹陳那顏攻信都府，拔之。夏帝次龍德，拔德順等州。德順節度使舜申進士馬肩龍死焉。六月，金遣完顏合周來請和，帝謂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是月，夏主李睨降，帝次清水縣西江，七月不豫，己丑崩於薩里川之行宮。臨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

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破之，必矣。言訖而崩，壽六十六，葬起輦谷。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勲偉跡甚衆。當時史官不備，多失於紀載云。皇子拖雷監國。

太宗諱窩濶台，太祖第三子。太祖崩，自霍博之地來會喪。元年，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八月己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卽帝位，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拜，頒大札撒華言大法令也。金遣阿虎帶來歸太祖之賄，帝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歿於兵間，吾豈能忘耶？賄何爲哉？却之。遂議伐金，敕蒙古民有馬百者，輸牝馬一，牛百

者輸犍牛一羊百者輸粉羊一爲永制始置倉廩立驛傳令河北漢民以戶計出賦調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麻合沒的滑刺西迷主之金復遣使來聘不受二年正月詔自今以前事勿問定諸路課稅酒課驗實息十取一雜稅三十取一遣兵圍京兆金主率師來援敗之拔其城七月帝自將南伐皇弟拖雷皇姪蒙哥率師從拔天成等堡遂渡河攻鳳翔十一月置十路徵收課稅使師攻潼關藍關不克十一月拔天勝寨及韓城蒲城三年二月克鳳翔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命拖雷出師寶鷄遣搠不罕使宋假道宋殺之遣李國昌使宋需糧八月幸雲中始立中書省改侍從官名

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粘合重山爲左丞相鎮海爲右丞相高麗殺使者命撒禮塔率師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曠請降撒禮塔承制設官分鎮其地乃還四年正月帝由白坡渡河拖雷渡漢江遣使來報命諸軍進發上次鄭州金防城提控馬伯堅降次新鄭拖雷及金師戰於鈞州之三峰大敗之克鈞州遂下商虢嵩汝陝洛許鄭陳亳潁壽睢永等州三月命速不台等圍南京金主遣其弟曹王訛可入質帝還留速不台守河南四月高麗叛殺所置官吏徙居江華島七月遣唐慶使金諭降金殺之撒禮塔復征高麗中矢卒九月拖雷薨五年正月金主奔歸德西面元帥崔立殺留守完顏奴申

金亡自然
至宋宋與
元合兵攻
金亦愚矣
秦鞏金之
宋下者

完顏習捏阿不以南京降，四月，速不台進至青城，崔立以金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荆王從恪、梁王守純等至軍中，速不台遣送行在，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奔蔡塔察兒，率師圍之。詔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楷襲封衍聖公。八月，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勸事官，括中州戶，得戶七十三萬餘。十二月，宋遣荆鄂都統孟珙以兵糧來助。十二月，諸軍與宋兵合攻蔡，敗武仙於息州。六年正月，金主傳於宗室承麟，遂自經。城拔，獲承麟，殺之。宋兵取金主餘骨以歸。金亡。七月，遣達紺查上作赤征蜀。帝議自將伐宋，國王查老溫請行，遂遣之。七年春，城和林，作萬安宮，遣諸王拔都征西域。王子濶端征秦鞏，皇子曲出伐宋。唐

古征高麗。十月，曲出圍棗陽，拔之，遂徇襄鄧，入郢，虜人民牛馬數萬而還。十一月，濶端攻石門，金都總帥汪世顯降。八年正月，詔印造交鈔行之。六月，復括中州戶口，得續戶一百一十餘萬。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召儒士梁陟、王萬慶、趙著、克之。七月，命陳時可閱刑名科差課稅等案，赴闕磨照。濶端入蜀，取宋關外數州，斬蜀將曹友聞。十月，入成都。秦鞏等二十餘州皆降。皇子曲出薨。張柔攻郢州，拔之。襄陽府降。以游顯領襄陽樊城事。九年四月，築掃隣城，作迦堅茶寒殿。六月，左翼諸部訛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賜麾下。八月，命朮虎、乃劉中試諸路儒士，中選者除

不多

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冬口溫不花等攻光州下之，遂別攻蘄州，降隨州，略地至黃州，宋懼請和，乃還。十年夏，襄陽別將劉義叛，執游顯降宋，宋兵復取襄樊，築圖蘇湖城，作迎駕殿。八月，陳時可、高慶民等言諸路旱蝗，詔免今年田租。十一年秋七月，游顯自宋逃歸。十一月，蒙哥率師圍阿速蔑怯思城。十二月，商人奧都刺合蠻買撲中原銀課二萬二千錠，以四萬四千錠為額，從之。十二年，皇子貴由克西域諸部，遣使奏捷，命張柔等八萬戶伐宋，詔貴由班師，命凡假貸歲久，唯子本相伴而止，著為令。籍諸王大臣所俘男女為民。十三年秋，高麗國王王暉以族子綽入質，冬命牙老瓦赤主管漢

撰課奇此
猶道也一
錠五十兩
四萬四千
錠二百二
十萬兩也

民公事十一月大獵，還至鉞鐵鐸胡蘭山，奧都刺合蠻進酒，帝歡飲，極夜乃罷。辛卯，暹明帝崩於行殿，壽五十六。葬起輦谷，帝有寬弘之量，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群，行旅不資糧，時稱治平。六皇后乃馬真氏稱制。

定宗諱貴，由太宗長子也。母六皇后乃馬真氏。太宗嘗有旨，

太宗命立皇孫非次子，則庶長史失載

以皇孫失烈門為嗣。太宗崩，六皇后臨朝三年，始會諸王百官立帝。元年七月，帝即位，帝雖御極，而朝政猶出於六皇后。云三年三月，帝崩於橫相乙兒之地，壽四十三。葬起輦谷。是歲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於燕京迤南諸郡徵求貨財，弓矢鞍轡之物，或於西

太宗崩帝
三年始立
已四十歲
矣政猶出
六皇后六
皇后其呂
武之亞與

城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搜取鷹鶻驛騎絡驛晝夜不絕民力益困自六皇后稱制以來法度不一中外離心太宗之政衰矣

憲宗諱蒙哥睿宗拖雷之長子也太宗在潛邸養以為子及睿宗薨乃命歸藩從征伐屢立奇功嘗攻欽察部其酋入赤蠻逃於海島帝亟進師至其地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此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入赤蠻命之跪入赤蠻曰我為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馳何以跪人為命囚之入赤蠻謂守者曰我之竄於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今水迴期且至軍宜早還帝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

北海脚潮

浮渡者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咸屬意於帝而覬覦者衆諸王大將會議所立拔都首議推戴時定宗皇后使者入刺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烈門故在而議欲他屬將寘之何地耶木哥曰太宗有命誰敢違之然前議立定宗由皇后與汝輩為之是則違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誰咎耶八刺語塞兀良合台曰蒙哥聰明睿智人咸知之衆曰然議遂定元年六月共推帝即位於斡難河失烈門及諸弟腦忽等有後言帝遣諸王旭烈兀帥兵覘之諸王也速忙可不里火者等後期不至遣不憐吉得率兵備之改更庶政命皇弟忽必烈領治蒙古漢地民

戶遣塔兒幹魯不察乞刺賽典赤趙璧等詣燕京撫諭軍民以忙哥撒兒爲斷事官以孛魯合掌宣發號令及內外聞奏諸事以晃兀兒畱守和林宮闕帑藏以牙刺瓦赤不只兒幹魯不覩答兒等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以茶寒菜了千統兩淮蒙古漢軍仍前征進葉孫脫按只解暢吉瓜難合答曲憐阿里出等坐誘諸王爲亂伏誅遂頒便益事宜於國中官屬不得賦歛民財民糧遠輸者許於近倉輸之罷築和林城二年春正月分遷諸王於各所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禳事覺賜死謫失烈門等於沒脫赤之地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諸王禿兒花撒丘征身毒怯的不花征沒里奚旭烈征西

域素丹諸國詔諭宋荆南襄陽樊城均州等守將使來附十月命諸王也古征高麗帝因獵墮馬傷臂不視朝百餘日十二月大赦天下三年正月罷征高麗兵六月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又命塔塔兒帶撒里土魯花等征欣都怛怯失迷兒等國十二月大理平帝駐蹕汪吉地命宗王耶虎領兵征高麗拔禾山天龍等城四年七月忽必烈還自大理會諸王於顆顆老兒之西祭天于日月山初籍新軍擢史樞征行萬戶駐唐鄧張柔鎮亳州史權屯鄧州五年九月張柔以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可容萬艘遂築甬路自亳而南六十餘里中爲橫江堡又以路東六

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柵水中，密置偵邏於所達之路，由是鹿邑寧陵考柘楚丘，頓無宋患。陳蔡穎息皆通矣。改命劉刺解征高麗，拔兖州王果等城。六年六月，以宋人違命，因使會議伐之。七月，高麗國王細嗟甫、雲南酋長麾合羅嗟及素丹諸國來覲。兀良合台討白蠻等，克之，還至重慶府，敗宋將張都統。七年九月，出師南征，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者錢耳，朕欲此何爲？」却之。賽典赤以爲言，帝乃償其直，且令勿復有所獻。元帥卜隣吉解自鄧州略地，遂渡漢江。十一月，兀良合台伐交趾，敗之，入其國。安南主陳日照竄海島，遂班師。八年二月，陳

日照傳國於子允昂。允昂遣塔以方物來見，諸王旭烈兀討回回，哈里發平之，禽其王。帝自將伐宋，由西蜀入，命張柔從，忽必烈征鄂，趨杭州，命塔察攻荆山，分宋兵力。帝由東勝河渡，時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進。帝由隴州入散關，諸王莫哥由祥州入米倉關，萬戶孛里又由漁關入沔州，士卒有拔民葱者，斬以徇。由是秋毫無敢犯。七月，留輜重於六盤山，率兵由寶鷄攻重貴山，所至輒平。九月，駐蹕漢中。十月，如利州，帝渡嘉陵江，至白水江，造浮橋以濟，駐蹕劔門，攻苦竹隘，裨將趙仲獻東南門，師入，守將楊立戰敗殺之。帝圍長寧山，守將王佐等率兵出戰，敗之。帝督軍攻鵝項堡，力戰于望喜門。

知縣王仲降，遂破其城。王佐死焉。誅佐之子及裨將徐昕等四十餘人。進攻長獲山，守將楊大淵降。龍州王知府降。十二月，攻簡州，降其守將張大悅。師至青居山，裨將劉淵殺都統段元鑒，降。攻雅州，拔之。石泉守將趙順降。遣宋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堅殺之。九年正月朔，駐蹕重貴山北，置酒大會，問諸王駙馬百官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謂可居否乎？」脫歡曰：「南土瘴癘，上宜北還。」所獲人民，委吏治之。八里赤曰：「脫歡怯，臣願居焉。」帝善之。大淵攻合州，俘男女八萬餘。二月，帝渡鷄瓜灘，督諸軍戰城下。四月，大雷雨，凡二十日夜。登外城，殺宋兵甚衆。五月，屢攻不克。六月，汪田哥選兵夜登外城，王堅率兵來戰，遲明梯折，後軍不克進而止。帝不豫。七月，留精兵三千守之，餘悉攻重慶。癸亥，帝崩於釣鰲山。壽五十二。帝剛明沉斷，不好侈靡，后妃不許過制。凡有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旨曰：「爾輩若得朕獎諭，卽志氣驕逸，災禍有不隨至者乎？其深戒之，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終不厭也。」

